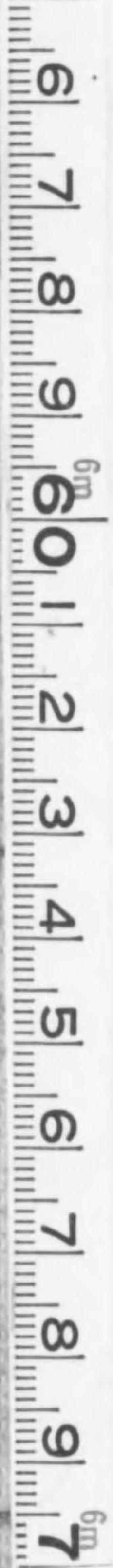


論孟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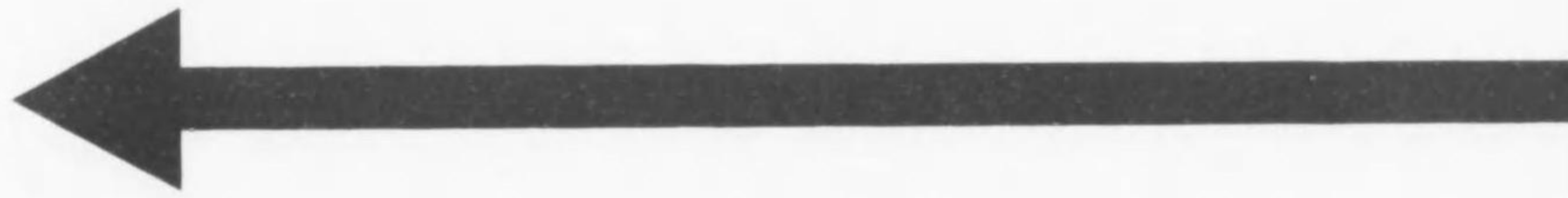
全

特257

819



始



簡野道明編

論孟精選

東京 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特 257
819

例言三則

一 是篇精選論孟二書之至言以充高等學校程度諸學校漢文科教本。

一 孟子之言皆原乎詩書易論語學庸孔夫子之言待孟子而明者不可枚舉。是所以合於論語爲一書也。

一 本文註腳節取朱熹集註焉頭註則採錄內外諸家說可資參考者間有參以管見者。

昭和八年十月

編者識

例言三則

論孟精選目次

論語

- 學而第一
- 爲政第二
- 八佾第三
- 里仁第四
- 公治長第五
- 雍也第六
- 述而第七

一 五 八 一 四 七 〇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二五

二八

三二

三四

三八

四四

四九

五三

五八

六三

六六

孟子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孫丑上

公孫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離婁上

離婁下

六八

七一

一

一三

一五

二八

三〇

三八

四二

四九

先師孔子行教像



德侔天地，道冠古今。
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唐吳道子（存所廟聖阜曲東山）筆 子道吳唐

目次

萬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盡心上
盡心下

五五
六〇
七三
七七
八七

孔子略年譜

皇紀	支那曆	重要事項	皇紀	支那曆	重要事項
(綏靖) 靈王三	十月十一日	(魯襄公二十二年) 生于魯國昌平鄉陬邑。(或云襄公二十一年。又云十一月)	一六	五	(五七) 去衛、將適陳而經匡、遇難、反于衛。再去衛、經曹、宋、鄭、至陳。
(安寧) 景王八	(一五)	志于學。	一六	七	(五九) 適衛、又之陳。
二二	(二〇)	初仕官、司倉庫出納。	一七	元	(六一) 適蔡。
二九	(三〇)	問禮於老子。	一七	三	(六三) 往葉、楚還衛。
三四	(三五)	魯有內亂、適齊。齊景公問政、欲用。晏嬰阻止之。遂去齊反魯。	一七	六	(六八) 歸魯而叙書、記禮、制詩、正樂。
(懿德) 一五	(四六)	修詩書禮樂。	一八	七	(六九) 孔鯉及顏回卒。
二〇	(五一)	爲魯中都宰。	一九	八	(七〇)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
二六	(五二)	經司寇、進大司寇。其風化及闔國。相定公會齊景公于夾谷。	二〇	元	(七一) 作春秋。
三三	(五四)	使定公墮三都、收其甲兵。	二〇	四	(七三) 四月十一日(魯哀公十六年)卒。葬魯城北泗水上。
三四	(五五)	攝魯相事、誅大夫少正卯。季桓子亂政、去適衛。			

論語精選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同悅。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

自不能已矣。中心喜悅其進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

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子、男子美稱、此指孔子。

(尹氏) 名焯、程氏門人。

正平本、其下無爲字、亦通。

爲仁之本。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管子云：孝弟者仁之祖也。

三省，伊藤維楨論語古義云：三，如三復三合之三。

曾何曼論語集解云：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可從。

包咸云：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

學文，文者，古之遺文，指六經。安井衡云：古學者，先行而後知，人能行此數事，亦可以立世而無愧矣。然猶未免爲常人，故行有餘力，則用

本與。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也。主忠信，人不忠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無友不如己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

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蓋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

學文，以成輔世長民之德。固，固陋也。修學則不固陋也。

鄭玄云：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復履也。宗，尊也。孔安國云：因親也。言所親不使其親，亦可宗敬也。居，居處也。

其指人子。

禮記坊記篇云：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與此章之義，互相發。

色，顏色也。就人子言。

「孝子之有深愛」者云云。出禮記祭義篇。

何晏云：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又云：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安井衡云：此章聖人示

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

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蓋孝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

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專治也。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

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俸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觀人之法，必就其所見而敬之，故古注釋以由皆以「行事」而言之。皇侃云：溫，溫習也。

女，汝也。三之字皆指道。

學，猶問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作問。

尤，咎也，殆，危也。

物茂，豐云，諸，之乎也。此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直者矣。

鄭玄云，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

包咸云，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

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八佾第三 是篇皆論禮樂之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軌是萬里云，禮樂所以輔仁而成之。苟非其人，則為虛器也。

【孟子曰】盡心上篇。

如在，孔安國云，言事死如事生也。

安井衡云，凡始仕執事，當每事問之。恐其有錯誤也。故古有此禮，不獨助祭也。

○林放問禮之本。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子曰：賜，爾來歲十二月之朔，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爾，皇侃本，作汝。

而行之。爾，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期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木鐸，皇侃云，鐸以銅鑄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鑄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
為，猶行也。
臨喪，凡弔哭會葬皆是，曲禮：臨喪則有哀色。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之必安，然深知其為美而不捨，是之謂利。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必於是。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里仁，里，居也。人常處其身於仁道，不遠之，為美也。
伊藤維楨云：仁者之於仁，猶身之安衣，足之安履，須與離焉則不能樂。是之謂安。知者之於仁，猶病者之利藥，疲者之利車，雖不能常與此相安，然深知其為美而不捨，是之謂利。
物茂卿云：得富貴之道，即仁也。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得之。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
遺次，邢昺云：猶言草次。鄭玄云：倉卒也。皆迫促不暇之意。

自難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尚，上也。猶加也。性好仁者，為德之最上。衆善無以更加之。

惡不仁者云云。孔安國云，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加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

漢書，夏侯勝傳云，夏侯勝，黃霸，坐事繫獄，新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孔氏〕名安國，西漢人，孔子十一世孫。

皇侃云，言何患無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入果能足，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位。但患己才無，無德以處立於位耳。

安井衡云，一者，即忠恕也。忠恕雖二本是一類。盡己而付人，同施於接物之間，故可合稱。中庸曰，忠恕道不遠。第十三章，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孔子曰，其恕乎。衛靈公篇，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篇，聖賢貴忠恕，如此云云。

幾，微也。謂微諫納善言於父母，勞者，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也。安井衡云，見志者，不待發言也。皇侃本，敬下有而字，可從。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謂言難也。故言易。故欲講力。行難。故欲敏。
數。類數也。安井衡云。類類相見。恃其寵與親也。其究必至於狎喪失。禮所以辱且疏也。

禦。當也。禁也。謂以口舌禁禦人。說口給。口辭捷給也。

回。顏淵名。賜。子貢名。一十。多寡相形。借以明優劣也。

宰予。孔子弟子。字子我。子曰二字。語更端之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予與何誅。晝。寢也。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證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證為文而已。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陸隴其云。此章當看「志氣昏惰」四字。一晝寢。似未甚害事。然卻由他志氣昏惰。所以晝寢。志氣乃學問根本。志氣既昏惰。如何為學。此夫子所以深責之。

此章。正與中庸「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義相同。言恕也。」

〔都鄙有章〕都。國都。鄙。邊鄙。有。章。有章程條法也。見左傳襄公三十年。〔有服〕貴賤衣冠。各有制度也。

〔封〕封土爲疆，通水爲溝，以正經界。〔有伍〕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

佐藤坦云，再字三字，不必泥。三思只是過思，過猶不及也。

希，同稀，微也。

佐藤坦云，衣輕裘輕字，疑誤文，因下篇乘肥馬衣輕裘語誤增國語，亦有車馬衣裘字面。

老者云云，老者接以孝敬，故心安我養也。朋友交以忠信，故信己也。少者待以寬洪，故慍我德也。

類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表，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遷，移也。貳，復也。

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

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

事理藝，多才也。○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十室，小邑也。言美質不少，但以不好學，故不能成德也。

中井積德云，死生存亡，古人每復用。今也則亡，謂顏子今不在于世也。非謂無好學者，此說爲長。

果，實性剛決，遇事能斷達，心胸穎悟，事理通曉。安井衡云，爲政之害，莫大於優柔不斷。故性果者，可以從政。如達與藝，則固不待言矣。

簞，圓口箠，方曰筥。飲，謂漿。孔安國云，顏淵樂。

道雖單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中道猶半途也

馬融云君子為嘖嘖將以明道小人為嘖嘖則矜其名

治色以得人材為先故孔子問之

孔安國云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賢猶出入要當從戶皇侃云道先王之道也

包咸云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音嗣。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見子路篇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知有此道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功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仁之仁，當作仁。仁者，有仁之

人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問謂昧之以理之所謂。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

安井衡云：裁制事物，各得其宜之謂義。民義謂人所宜為。此與鬼神對。故變人曰民，非下民也。為政篇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與此互相發。

似。是。何晏云。世亂先王之遺教。民鮮能行。此道久矣。博施云云。言能施恩惠於民。而濟衆於患難也。仁。聖。仁以事功而言。聖以地位而言。

何有於我哉。言我唯有是三者而已。其他何物能有於我哉。

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中。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用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孔安國云。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鄭玄本。燕作宴。後漢書。仇覽傳。引作宴。與鄭本合。按。宴。正字。燕。假借字。中井積德云。此夫子自嘆。其身之衰也。嘆。身即所以嘆世。而示之三字。從。皇侃本補之。

行三軍之行。猶用也。三軍。大軍之義。不必拘於數。

詩經，小雅小晏篇，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馮，陵也。無舟陵，波而涉也。

而，史記作如，而與如通。

帆足萬里云，古以漿爲飲，貧者即飲水也。

云爾，無他之辭。伊藤維楨云，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爲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此以曉人。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皮冰反，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疏食，麩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魯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歟。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而知之者，氣質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德出衆之名。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恆，常久之意。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

怪，怪異也。山精水妖，天變地異之類。力，勇力也。暴盪之類。亂，謂攻伐戰鬪之事。神，謂降妖作祟之類。此四者非理之正，聖人所不語也。

三人行，雖不一，擇善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無往而不裨益於己也。

帆足萬里云，文，詩書禮樂也。行，德行也。文行以正其外，忠信以治其內。

乎哉，疑辭，下句釋其不遠也。欲仁猶言求仁也。

時人以仁聖贊孔子，孔子謙不自居也。正唯云云，言弟子不能學者，正在是一事也。

皇侃云：疾甚曰病。

孫、同通。

帆足萬里云：凡奢侈者，必至侮。蓋人儉者，必至固陋。是自然之勢也。

子張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與此章同。

而在矣。夫豈遠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地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害之害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感，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同遜也。無得而稱，其遜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彌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恭，辭里反。長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

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懼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伊藤維楨云：以天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聖賢之心，皆爲天下而不爲己。泰伯之讓，季歷、蓋爲「新民」計也。而其後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民除受其賜，而不「知」實爲「泰伯」之德。此天子所以歎其至德也。

安井衡云：絞，如絞死之絞。訓，急是也。言責人急切，不少假借也。

中井積德云、君子以位而言、與下文有司相照、欲就敬子身上、告戒、故先稱君子。

安井衡云、有無以道言、虛實以德言。

帆足萬里云、犯、爲人所侵犯也。
〔馬氏〕名融、字季長、後漢人。才高博洽、著述甚富。鄭玄其徒也。

帆足萬里云、周六尺、當本邦四尺三寸餘。謂十四五歲童子。
大節、安國家、定社稷之重大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

知其所言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貴、猶重也。容、貌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能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

此。

包咸云、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上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

危邦、謂將亂之國。亂邦、謂既亂之國。包咸云、危邦不入、謂始欲通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君、子、秋、父、危者、將亂之兆。

位、公卿大夫之位。謀、有所營爲也。中井積德云、追亡捉賊、而未及者、其心忿忿忙忙、弗少懈也。此借以喻焉。之、指學。孔安國云、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其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已、善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亂邦者、無可去之義。在身而去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

化。

成功，如書經、堯典、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漢書、儒林傳、引章下，有也字，爲是。

包咸云，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道，道廣深八尺。

邢昺云，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

夫子言利，則必與命俱，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矣。意，同臆，臆度也。母，我，伊藤維楨云，母，我者，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也。帆足萬里云，此章語聖人之行，唯義

形容。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神隙也。謂指其神隙而非讓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也。以章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神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動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

○子畏於匡。畏者，有成心之謂。匡，地名，史記孔子世家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

所在，從容中道也。匡，宋地名。

將聖，漸將進聖域也。又，多能，佐藤坦云，又字，見多能無與於聖。

帆足萬里云，仰之彌高，規模高大也。鑽之彌堅，其德深厚也。

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也。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竊肆也。言不爲限量也。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琴牢因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

如有所立卓爾，言顏淵既竭其才之效果也。舊註皆為夫子卓立非。

美其喻孔子之抱道善賈，賈音嫁。

同善價一藏，沽，喻孔子之行藏。

沽之哉，不，街賈之辭，孔子言，我不求仕，待時君以貴爵厚祿，聘我而後出仕耳。

述而篇，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乎？此章何有於我乎？

正同其義，言我之為人，能行此四事而已，餘無可稱也。

安井衡云，春秋之末，天下大亂，人不講其生，孔子欲輔明君，以拯之，而世主不能用，歲月如流，孔子亦已

老矣，偶見川流之一去不反，於是乎喟然以歎，而發此言也。

安井衡云，平地與為山對，謂地有凸凹，而不平之，覆一黃，覆之凹處也。

孔安國云，言萬物有生而不百成者，喻人亦然。

〔案〕「カラムシ」ノワキイレ。物茂卿云，不，不，不，不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也。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有英材之意，此說可從。後影皇倪本，影作「問」。

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此顏子自

言其學之所至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土籠也。書旅葵篇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

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也。不在人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穀之始生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志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敝，壞也。緼，案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也。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枝之歧，反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忤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忤，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之。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子罕第九

中庸亦以知仁勇為三達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獨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便便，辯也。宗廟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飯也。精，擊也。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蠶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

不時不食，不時，謂生非其時者，冬桃李實也。

不得其醬，魚膾非芥菜不食之類。

不多食，承盡食言。

是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

不食，不時不食。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

但以醉爲節，沾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答述曰：語，自言曰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陸氏曰：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許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

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游子夏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安井衡云此君子與野人對則指在位者而言之也中略周初賈賈雖在位者或未免有朴野之狀所以有野人之目也此章專說外貌威儀未及論心術

德行以下編輯者因孔子有不及門之歎記門人中最魁楚者十人皇侃本別爲一章非也

喪亡也重言之者其痛惜也

從者帆足車里云夫子蓋至顏子之家臨哭之故有從者

安井衡云云未能未知則既能既知

未知生焉知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辨

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大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

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以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子曰聞斯行之

子曰聞斯行之

子曰聞斯行之

之後因將語之此欲其用力於人事之所急故不以告此蓋子路初見之言陳羣云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安井衡云堂接賓客行禮樂之處宰其奧也以喻道之源

師子張名商子夏名

感。孔安國云。感其問而答異。兼人。謂加倍於人也。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費。季氏私邑名。夫人之子。指子羔。安井衡云。子路以口給。應師。其過固不待論焉。然以有民社為學。則古所謂學者可知矣。

中井積德云。攝。猶接也。介也。方。義方也。

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

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爾。輕遽之貌。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餓。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詩忍反。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倣此。方六七十。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謙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撰。苦耕反。撰。爾投瑟聲。撰。士免反。具也。四子侍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宋黃真。黃氏日抄云。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點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水飲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安井衡云。曾皙狂者。不欲小用其才。優游養德。以待明王興。其志可嘉尚。故孔子與之也。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倣此。方六七十。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體，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之德也。蓋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

左傳，昭公十二年，克己復禮仁也，亦此義也。中井積德云：歸，如字，服也。孟子，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難婁上篇）與此同。極言其效也。由己，言其事一在我也。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問，天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辭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蹊，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之牛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引白季言：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在邦，謂仕諸侯，在家，謂仕卿大夫。物茂卿云：出門如言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故皇侃本，斯下有可字。可從，孔安國云：行仁難，言仁亦不難不難。
（向魋作亂）見左傳哀公十四年。孟子，公孫丑上篇，引曾子言：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自

吾往矣。與。此章同其義。皇侃本，斯下有可字。

鄭玄云，牛兄相懸行，懸，死亡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皇侃本，皆下有爲字。

安井衡云，立，住也，謂一堅立不動也。

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疾，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子夏曰：

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

已而受之。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聞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言食足而信，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皮去毛者也。言文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杅，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禮圖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孟子萬章篇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

矣。○楊子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夫子，指子成。中井積德云：文質非判然二物。文是物之色，非物外別有色。故曰：猶質也。質是色之物，非色外別有物。故曰：猶文也。極言其相連，而不不可釋也。皇侃本，鞞，作鞞通。皇侃本，吾下，有豈字，可從。

邢昺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別爲一章，今合之。

居之謂居其位而任事也。
皇侃云：言身居政事，則莫懈倦。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此以。

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與？此章同義。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就，即也。同。學而無道，則正焉之就。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

中井積德云：達與聞，雖在聲譽上，達者有實於此，而聲譽散于彼，也聞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

已無其實，而聲譽施於人也。
何哉爾所謂達者，爾語以發疑問也。

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安井衡云：崇德脩慝，辨惑，皆修身之要。故孔子善之。崇德辨惑，與子張問同，而答不同者，亦以其所急告之也。先事後得，載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正此章注脚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於爲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鄙陋，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人之務。 樊遲未

〔曾氏〕名幾，字吉甫，宋河南人。舉直錯諸枉，謂舉直者而措之乎枉者之上也。說見爲政篇，哀公問曰章。

伊藤維楨云，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亦俟其自悟。

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直舉

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

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遲以夫子

知者之事，又未達所子夏曰，富哉言乎。款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

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友

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諫，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

曰，無倦。吳子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曰，吾不如老

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禮義，信大

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緼縵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令，教令也。顧淵齋，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鼓與此章同義。

先之勞之，二之字指民。孔安國云，子路雖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顏淵篇云，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五穀〕朱子曰，稻黍稷麥菽也。安井衡云，樊遲蓋憂民貧力乏，田圃多荒，欲學農圃以教之。觀孔子所答，其意自見矣。

中井積德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是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大學傳之九章之類、當時舊有是語、而定公舉以為問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當時

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明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謝氏曰：知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議論而視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為者也。子貢能言，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陸德明釋文云：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躬，弓，古通用。諱厥也。

衛靈公篇，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蠻貊之邦，行乎哉。

伊藤維楨云：子貢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難其人。以為以此為主，則自此以下者，不足為士。然則人或有一材，故再問其次。

中井積德云、經、石聲、借以爲擊確之貌。

包咸云、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狷者、耿介有守、而智不及也。

皇侃本、章末惡之下、有也字。可從。

孔安國云、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

果必行也。經、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不量、名不實、所交

反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間、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孟子盡心下篇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略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中略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同狙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不矜、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

不足、故告之。

憲問第十四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

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王肅云、剛、無欲也。毅、果敢也。安、并衛云、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正相反。剛毅者、必不令色、木訥者、必不能巧言。

中井積德云、下文覆說者、謂朋友主於切偲、兄弟主於怡怡也。非謂朋友全不須切偲、兄弟全不須切偲。

孫、皇侃本、作遜。通。包咸云、危、厲也。皇侃云、君若有道、必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亦通。

皇侃云：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

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皇侃本：言下笑下，取下，故有也字。其然，豈其然乎。賈誼人，其言不宜有差謬，不得不受以爲信，故曰其然。然其所言太高，非文子所能及，故曰豈其然乎。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

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馬融云：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伊藤維楨曰：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合乎平聖人之心，宜乎天子之深歡之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子貢意不死病可相之則已甚矣。微，與伯同，長也。匡，正也。魯周室，據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袂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應劭奏：謹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

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之一作而，非也。語貴言行一致也。里仁爲鄰，古者言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語意正同。道言也。子貢退言，是夫子狀其行也。

〔老子〕六十三章。安其衛云，直以待怨耳。非所謂報也。而必言報者，承或人報怨之詞也。古人問答之道爲爾。

安其衛云，莫我知也。夫，孔子歎世主無知已而用之也。子貢以爲謂凡人無知已，而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孔子爲大聖人，故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傷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去衛適陳興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是

云，何謂其無知子也。下學而上達，下學者，習人事之卑近者也。上達者，造道德之奧也。安其衛云，仲尼祖述堯舜，而稱堯舜其猶病諸者，一雅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及此章是也。二者皆仁之極功，學者當以此爲宗。外乎此而語學，非聖人之學也。

帆是萬里云，軍旅國大事。夫子何曾不學。使衛軍用夫子，亦必有措置。衛侯已不能用夫子，徒以陳爲問，是以莫起孫臏待

之也。夫子之所以不答，素有不恭，以是事行。故曰：『遂。』

中井積德云：然者，然孔子之言也。非與者，承問反問也。夫子之盛德，應事接物，無所滯礙，莫不通達，時人觀之，以為多學強識，不可企及。雖子貢之聰敏，亦未免於此。故夫子問而發之。

何晏云：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

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張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與我相參也。衡，輿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行，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紳，願可行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

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切磬以成其德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曰如之何者，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貢悅。不若己者，出。家語，六本篇。

遠慮，謂久遠之謀慮也。

王肅云：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也。

伊藤維楨云：宋呂祖謙，性太褊急，適讀論語至此，大自感悟。後來一向寬厚和易也。可謂善讀論語者矣。

佐藤坦云：難矣哉一嘆，使人悚然警懼。凡學者之患，在志不立，因循荒廢，百弊隨生。夫子洞見病源，歎其難治也。

鄭玄云：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子罕篇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貴也。已。中庸：射有似乎君子，失：請止。反求：謂其身。孟子：離婁上篇：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亂，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古之君子，自修如此。包咸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言。言舉人。皇侃云：想謂內付已心以處物。

孔安國云：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孟子：盡心下篇：惡後，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孟子：梁惠王下篇：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月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是皆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一節與此章同義。

荀子：勸學篇云：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述：此章之義也。

安井衡云：君子小人，各有所當務。君子務於學，小人務於耕。故以君子起之。孔子之時，蓋有志於學而憂貧者，故以此警之也。凡云在其中者，皆謂不求而至焉。

中井積德云：知及之者，謂知治國保民之道也。

盧東原云：此為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未必得祿。故君子憂道而欲為是以得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於身。知及之，則民不敬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於身。知及之，則民不敬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於身。知及之，則民不敬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於身。知及之，則民不敬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於身。知及之，則民不敬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於身。知及之，則民不敬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關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孔安國云：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也。申井精德云：言人唯因教而分而已。無有所謂類者也。

物茂卿云：辭謂辭命也。春秋時，爲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辭。

安井衡云：子路長於冉有，而此先書冉有者，顯與之事。季氏專與冉有謀，故門人先書冉有，以明夫子專責冉有之意。至下文孔子呼二子，乃先由而後求，從其類也。〔不同時〕季路爲季子寧，見左傳，定公十二年。冉有爲宰，見哀公十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顓臾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一年。佐藤坦云：冉有飾辭曰：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及夫子斥其過，則又變其辭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至此，夫子亦不少假，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蓋其責之也益切矣。

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野牛也。柙，檻也。楨，柱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修然，外治遠人服。有不暇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熙云：義然後取也。如不及，及，猶恐學如不及，安非衡云：夫之不及，如道遠者，而不及，恐失之也。如探湯，恐不速去之，其謂手也。

物茂卿云：行義者，謂仕也。子路曰：君之仕，行其義也。蓋與隱居對。子亦有異聞乎。孔子之教，在隨材成器。故諸子皆有異聞。故用亦字。暗伏他語子之異聞。子路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臨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泰伯篇，子曰：

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審，思難則忿，必慙。思義則得不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會也。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願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蛋死，故夫子云然。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陽貨第十七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蒧，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難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興於詩，立於禮，樂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詩禮二者，實爲聖門教育之大綱領。書經，大甲上篇，習與性成。孔安國云：君子慎所習也。割雞牛刀，孔安國云：言治小何須用大道。皇侃云：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安井衡云：孔皇兩說相須，其義始備。物茂卿云：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願子子張耳。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爲仁，與克己復禮爲仁同義。訓，爲爲謂者，非矣。

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秦伯謂子曰勇而無禮則亂又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小人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古堯反何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安井衡云、此章無子曰字、者、以無斷語也、無斷語者、義明不待斷也、
皇侃本、子貢下有問字、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也黜退也柳下惠字季食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自謂種音憂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安井衡云、此章無子曰字、者、以無斷語也、無斷語者、義明不待斷也、
皇侃本、子貢下有問字、

皇侃本、子貢下有問字、

佐藤坦云、滔滔者、貼天下壞亂形勢、是字、直指眼前流水、詞例與逝者如斯夫、相類、誰以易之、高士傳、作誰與易之、

易也。憊然猶恨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陸氏本作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见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憲問篇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季氏篇云：事思敬。中略：見得思義。八佾篇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云：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章子張之言，蓋亦問諸夫子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熱。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禪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夏守無友，不如己者之語。子張主汎愛衆而親仁之義，各從其性所近而奉之也。

伊藤維楨云：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溫，仁之著也。聽其言也厲，義之發也。進而爲六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帆足萬里云：勞謂使。之服。功役之事也。邢昺云：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

此章祖述學而窮過則勿憚改之聖訓。皇侃本，食焉，作餘也。

孔安國云，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讓訓功烈）讓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者。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謂文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音志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

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美。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

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

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書秦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

安井衡云：周有大賚以下，孔子授文。武周公之事，而難陳之。故以周字統之。雖如零碎無統，意實貫通。

帆足萬里云：曆，推步也。紀年之數也。曆數，猶言帝統。四海，帝都外至四海也。
安井衡云：帝臣不蔽者，言凡有善者，己不敢蔽也。（中略）謂之帝臣者，天工人其代之，故凡居官者，皆可稱帝臣也。

〔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

孔安國云，辟除也。

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焉典滅繼絕，謂封黃帝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

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

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馬融云：不容或，而責曰前成，爲視成也。說苑：說者謂視作責。

孔安國云：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學而爲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之知命者，實爲聖門教法之極功也。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一、初是全無知者，二是略能知者，三是知而好之者，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熹論語序說）

論語精選終



亞聖孟子像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讒闢邪，正論誇誇。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明山東巡撫 陳鳳梧贊

孟子略年譜

皇紀	支那曆	重要事項	皇紀	支那曆	重要事項
(孝安) 三六九	(周) 顯王三	四月二日生。(或云、安王十七年)	三八	興	(五〇) 在滕。滕文公有事齊事楚之間。
三五	顯王三	(一七) 教授于鄒。公孫丑、萬章之徒受業。	三九	昭	(五一) 去滕反鄒。滕文公恐齊、問孟子。
三四	三	(二七) 鄒穆公憤民不救長上。孟子責之。屋廔子至鄒問孟子。	四〇	六	(五二) 居于鄒。
三三	三	(三五) 之宋與告子論性。	四一	六	(五三) 適梁。
三二	三	(三六) 宋世子之楚。過宋見孟子。	四二	三	(五四) 去魏適齊。為客卿。
三一	三	(三七) 梁惠王卑禮厚幣。招賢者。孟子至魏。	四三	三	(五五) 卿于齊。
三〇	三	(三八) 梁惠王與孟子有問答之言。	四四	四	(五六) 以母喪。從齊歸葬于魯。
二九	三	(三九) 去魏歸鄒。	四五	五	(五七) 居于魯。
二八	三	(四一) 始客于鄒。	四六	六	(五八) 自魯反齊。
二七	三	(四二) 居于平陸。	四七	六	(五九) 去齊之宋。
二六	元	(四三) 由鄒之任。	四八	二	(六〇) 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二五	四	(四四) 由平陸之齊。	四九	二	(六一) 由宋如薛。
二四	四	(四五) 賓師于齊。	五〇	三	(六二) 由薛之魯。不遇。旋反于鄒。
二三	四	(四六) 在齊。至滕。文公問為國。	五一	三	(七〇) 孟子七篇書成。
二二	四	(四七) 為齊上卿。去齊之宋。	五二	三	(八四) 正月十五日卒于鄒。葬于墓山。(或云、赧王二十六年卒、年九十六)
二一	四	(四八) 從宋反鄒。			
二〇	四	(四九) 由鄒之滕。			

孟子精選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清焦循、正義云：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商君之於秦，如富國強兵也。佐藤坦云：萬乘千乘，蓋就當時之實言。周季諸侯，兼井

傳稱萬乘者有之大夫亦強梁跋扈千乘者開有之萬取千焉千取百焉當時大抵亦如此朱子沿趙注就古制說

閭若璣四書釋地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

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言何必曰利之意

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怠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

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填音田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農時

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撝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草木零落〕禮記王制篇，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伊藤維楨，孟子古義云，五畝之宅一節，此論王道之要，蓋民有恆產，則有恆心，故王道以制民之產爲要。

梯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孕字」孕、懷子也。字、乳也。

李、同殍。

趙岐、孟子注云、或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佐藤坦云、殺人以挺與刃、謂殺人以挺與、以刃也。非謂左挺右刃、以殺、人省、一以字、語捷耳。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五十始衰非用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如孟春犧牲用北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庠序皆學名也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願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負任有首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率平表反。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

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

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頂反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鬪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

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

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刍

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告語

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

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

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史記、魏世家云、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

嗜、猶好也。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沛然，與起貌。禦，禁止也。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皆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稱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

曰：有之。曰：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斨，齊臣也。釁，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罍也。觶，懼貌。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百姓所護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

佐禮云：堂，恐是難宮，非朝堂。又云：釁，古禮血祭致潔以神之也。中略其名為釁者，蓋封獸取血，則從釁在獸，非謂器之釁也。

〔董子〕名仲舒，漢人。

聞其聲，中井云：聞聲與見生，是一至事，謂生時之聲也。不，必為臨死之哀鳴也。

此心謂以羊易牛之心

不可遇。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問若據云：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太山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折枝，趙岐註云：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此說似長。

中井云：權，今之法馬也。中略：然此權是活字，謂權之也。度，亦活字，音鐸，與下文度之之度，同謂度之也。為甚，佐藤云：為甚，猶言最緊要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狀形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稱錘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度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中井云、抑、抑上與、下之辭。是姑舍權度輕重之說、而別發端也。

緣、攀而升也。

殆、中井云、殆、近也。猶言「庶幾」也。

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發語辭、士也、構結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

蓋、焦循云、蓋與、蓋古通。伊藤云、蓋當作、蓋、何不也。佐藤云、反、其本矣。本文兩見、並指不忍之本心。發政施仁、制民之產、即皆此心之推也。佐藤云、欲、疾之欲、恐衍文。以、上下有數欲字、故誤增。

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也。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伊藤云、此章論王道本末甚詳矣、論其大要、則在於保民而王、論其所本、則在於擴充惻隱之心、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已、論其法制、則在於制民之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莫非保民之事也。

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言制之法也。

方七十里、輒是萬里、孟子標註云、七十里、當本邦九里十一町二十五步。

集解云、此國中、指郊以內、圍在郊圍之內、故曰、爲阱於國中、也。
禮、入國而問禁、曲禮、入境而問禁。

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草也、蕘、音餽、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趙岐云、棄之、絕友道也。

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比及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縣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

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懼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鑿國語。二十四兩為鑿可從。三人。琢玉工人。玉音球。與玉異。一說。作玉人。猶矢人弓人兩人也。亦通。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璞。玉之在石中者。鑿音滄。二十兩也。玉人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如之何則可。言何以免吞併之患也。

曾國藩云。此章言謀國之道。雖極危急存亡之秋。而義利之辨。尤不可忽。董子(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正與此同旨。彌為善。孟子主意。全在彌為善一句。

安井云。爾雅。釋詁。加重也。置。二物於物上。謂之加。加齊之卿相。加齊之國相於孟子之身。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僞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地名。與圃同。言大王非以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設問曰。孟子若

遂遺其內也。外指言內指心。遺忘也。安井云。志動氣。易知也。氣動志。則差難見。故學。蹶者趨者以明之。蹶者氣虛也。趨者氣躁也。蹶者必驚。趨者不能謀事。是動其心之明效也。吉田松陰。講孟利記云。浩然トハ大ノ至レル者ナリ。至剛トハ浩然ノ氣ノ模倣ナリ。富貴ノ能。淫。貧賤ノ不能。移。威武ノ不能。屈。威武不能。屈。ト云フハ。即チ此ノ氣ナリ。此ノ氣ノ凝ル所ハ。火ニモ燒ケズ。水ニモ流レズ。忠臣義士ノ節操ヲ立ツル。頭ハ割ネラレテモ。腰ハ斬ラレテモ。操ハ遂ニ變

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豈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所養。而及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其為氣

セズ。高官厚祿ナ與ヘテモ。美女淫聲ヲ陳ホテモ。節ハ遂ニ換ヘズ。亦剛ナラズヤ。凡ソ金銀ハ剛ト雖モ。烈火以テ銷スベシ。玉石ハ堅ト雖モ。鐵鑿以テ碎クベシ。唯此ノ氣ハ獨リ然ラズ。天地ニ通ジ。古今ヲ貫キ。形骸ノ外ニ於テ獨リ存スル者。剛ノ至ニ非ズヤ。淮南子。原道訓注。塞。滿也。安井云。餒。猶乏也。謂一浩氣空乏耳。〔襄公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無若宋人然。然。助字。同。焉。或讀為無若宋人然。亦通。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者合而有功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惟快也。是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必有事焉。而勿正。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中井云：芒，茫同。疲困之貌。
論衡：自然篇云：宋人有閱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振之，明日枯死。
佐藤云：說：淫邪，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根。須四件各說為是。
論衡：刺孟篇：引聖人上，有「難字」。

〔林氏〕名之奇，號拙齋，宋三山人。按林之奇，孟子講義今佚。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振，鳥八反。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振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振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該也。辭，蔽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也。辭，去也。窮，困屈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佐藤云：不同道，謂伯夷伊尹不同道也。

正意至此已盡，此下專就孔子贊歎作收。
中井云：班，序列也。謂高下序列不其相遠耳。非全齊等，又非形容之辭。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止之言，而引孔子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抑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相湯也。伯夷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伐桀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子宰我自稱其名也。中井云：賢於堯舜者，亦以才德而言也。若夫孔子之教，萬世服從者，宰我豈能豫料哉。且謂聖不異，則與下文子貢有若之語，背馳。程子事功之說，不可從。

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止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可信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通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

又云：類者民也。出類，羣聖人皆然。萃者謂羣聖人也。言孔子又拔出乎羣聖人之中也。

〔鄒氏〕名浩，宋毗陵人。

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大結反，蟻封也。潦，音老，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

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應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韓詩、桑土、作桑杜、方言云、東齊謂根為杜。申井云、下民、只是人也、鳥在樹上而言、故曰下民也。

蔡康齊云、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

不忍、即惻隱、其羞惡等情、相因而致、該於中、故首句、特舉以包其餘、下羞惡等情、用類敘法。

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推口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

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幽風、鸛鳴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繆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思、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自非、突然。

孺子、禮記、內則篇注、孺子、小子也。說文、孺、乳子也。

輒是萬里云、羞惡、自慚、其不義而惡之也。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子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

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己之不善、而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 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中井云：擴充，謂養之長之，以極其大也。

〔人皆有是心〕心即不忍人之心也。

孔子曰：論語，里仁爲美。趙岐云：里，居也。仁，最其美者。夫惟擇不處仁，爲不智。

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中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中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此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

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禹，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也。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也。

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也。

之樂者，乃一章之大旨也。孟子平生所以教人之言，莫切於此。蓋仁者無封爵之命，而人不得而賤之。豈不尊乎？無藩籬之防，而人不得而犯之。豈不安乎？

云、與人為善、猶
云、與人共為、此
善也。與字不、作
助字、看亦通。

佐藤云、天時、是泛
說、如寒暑、陰晴、
晝夜、朝夕之類、是
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三里、七里、城郭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

畔、與叛通。

趙岐云、君子之道、
貴不戰耳、如其當
戰而戰、則勝矣。

中井云、去之不
是殺、只斥逐而已。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職、騎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為都、治邑也、邑、有先

中井云、都對鄙、是
邑之大者、人物都
會之地。
此非距心、此則距
心、此則寡人。三句
前後照應、以為章
法。

趙岐云：士師，治獄官也。

爲一紙書，言爲一紙應謀也。以告，告以齊人所讓之言。

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孟子謂_二蜚_一黷_二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蜚，音遲，鳥花反。蜚黷，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刺。謂之不中者。蜚黷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蜚黷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孟子道

鄭維嶽，知新日錄云：稱堯舜，是稱堯舜可爲，非以堯舜證性善。

中井云：世子復見其意自好，不是求卑近之說，乃欲叩其蘊奧也。孟子折之不復告者，使其猛省也。又引成觀等語，使其篤信勇往也。末節駭眩一語，緊承此意也。

駭眩，飲藥毒人，頭目昏暈也。

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時人不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覿

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謂古堯反成，觀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中井云：捆織也。但比織用力為苦。東之引之，使「緊密」也。
 (史遷)「當作」班固。金仁山云：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王班固，漢書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
 未耜，易，繫辭，斷木為耜，揉木為耒。
 盡棄其學而學焉，趙岐云：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揅之欲其堅也。以食，賣以供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

宋刻九經本，械器作器械。
 趙注：舍者，止也。止，唯也。毛龜船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言止取諸宮中，不須外求也。
 路，與，與，古通用。贏也。
 中井云：古語蓋或勞心或勞力六字。勞心者，以下孟子解釋之言。大樞清崇(窮溪)云：左傳，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朱註以「四句」為古語，失之。

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甌，附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甌之屬也。陶冶者，治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

王引之云、之猶諸也、之謂一聲之轉、五文耳、
倫書、禹貢疏、引孟子云、禹三過門、不入其家、

聖人有憂之、中井云、此聖人指舜也、

相病也。治天下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兩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也。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安井云、先勞來之、然後正之、輔其不及、事之序也、終之以振德、聖人安百姓之功成矣、直、寬、得德、韻同、振、賑通、

孔子曰、論語、泰伯篇、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行，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所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以上闕「並耕之說」。

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皇紀一八二）四月十一日沒。年七十三。

中井云：濯之江漢而曝之秋陽。以「物」而言。蓋以曝布為喻也（中略）江漢秋陽所以致

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若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

皜皜，而皜皜以形容孔子之德純粹也。缺舌，謂其聲不正。喻許行並耕之說。

詩、魯頌閟宮序云：閟宮頌，傳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元自周公之事也。以上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之辭也。曾子，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禮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木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

趙岐云：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安井云：許行以粗履為食，故獨舉履喻之。

宜猶始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

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倍一倍也，獲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田，獵也。虞，人守死而不

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含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

不如守官。君子聽之，所傳與此小異。

中井云：詭遇，謂廢御者之法，而過射者之意也。過字即下文比字。是偷合之義矣。非謂與禽遇。

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強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奚奚不能也。其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

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

鹽鐵論，襄贛篇，引堯作息。

佐慶云：父命之，不引其詞，蓋留以待未備一段議論。曾國藩云：此章剖別義利最嚴。妾婦之道，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丈夫之事，直道而行，浩然無累。

〔何叔京〕名鶴，從朱子學。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秦，侈也〕猶謂過分。

佐慶云：仁義即孝弟，即先王之道。孟子嘗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虛心上篇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離婁上篇。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延而反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

陳慥定字曰，此章當與士不素餐分章（盡心，上篇）參看。

佐藤云，市廛而不征，關商而關關而不征，關旅則此關市亦當分貼商旅。注，謂商賈之稅似練。今按，今年也。

〔前篇〕 滕文公上篇

乎。食功乎。曰，食志。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登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離婁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

蘇洵云，二者一句，承上生下。

張彥陵云，暴其民，讀斷。其字連下，乃其禍有甚，有不甚也。周書，設法篇云，唯過不通曰幽，動靜亂當曰厲。豈戰無辜曰厲。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己，與此章同義。

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

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

善而稱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皆惡也。苟得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詩云，股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

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

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故是也。

爲是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也。其菑，與災同。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冠，冠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

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俞樾云：說文：人部，伐，敗也。中略：國必自伐，言國必自敗也。亦通。

前篇公孫丑上篇：「心存，仁，不存，是不仁。」

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俞樾云：說文：人部，伐，敗也。中略：國必自伐，言國必自敗也。亦通。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蓋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奏。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

故爲淵，馘魚者，獺也。爲叢，馘爵者，鷩也。爲湯武，馘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馘，與驅同。鷩，音園。爵，與雀同。鷩，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鷩，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

此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馘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艾，以喻仁。佐藤云：病七年，見好仁之已晚。艾三年，見求仁之不易。

晉書：段灼傳，上表云：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馘者，鷩也。爲湯武，馘人者，桀紂也。

〔靈鑄所謂〕漢文帝時，對賢良策文中語。

晉書：段灼傳，上表云：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馘者，鷩也。爲湯武，馘人者，桀紂也。

艾，以喻仁。佐藤云：病七年，見好仁之已晚。艾三年，見求仁之不易。

不可得已。好爲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物接之時其神在自故胸中正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匿也言亦心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三牲〕牛·羊·豕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哲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

如曾元但養口體

佐藤云求全只是修己求完全非求免於毀可從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有生也其又感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離婁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自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

論語，雅也。篇，子曰：論語，子路篇，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

中井云：赤子之心，純質易良，成長之後，多失之者。夫大人德盛才茂，足以酬酢於萬變，而仍有純質易良氣象者，斯爲貴耳。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

管子，成篇云：以善勝於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與此同義。

中井云：混混，水流貌。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數也。水哉，水哉，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原泉，有原之水也。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放，放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

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子極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罪等子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戰國策：魏策

〔書曰〕大禹謨皋陶謨。佐藤云。望是渴望之望。中井云。讀如字。脫漏也。謂不以其近而忽之。亦通。

伊藤云。可以。可以無者。謂事之兩端必有。一是也。

中井云。此與盡心篇。存心養性存心。義正同。存。謂操而不舍也。

佐藤云。三箇自反。最見存心之切。

趙岐云。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禮記。檀弓篇。子思曰。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趙岐云。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又云。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平世。平。治也。〔前篇〕。滕文公上篇。

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

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

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

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

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

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

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

子不患矣。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

顏子不改其樂論語雅也篇。

佐藤云、顏同、顏子、稱無一定、古人不拘、往往如此。

趙岐云、鄉鄰、同鄉也。

齊人一句、提筆、下文皆從是句出。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章首當有孟子曰字。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佐藤云、國中、謂都城內、與禮人國而問俗之國同。非指齊國中。洪邁、齊齊二事云、其妻歸告、其妾一句、六字、括上文、不煩復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文已歸而告之故。

豬飼(敬所)云、施施、與馳馳同。馳、夸自得之貌。亦通。佐藤云、羞下也字、相上不字、著箇二間字、便見多少慨歎意。

賴云、三段敘事、各著數箇議論評語。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之末乃聽斷之，而歸重於孔子。
 王念孫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
 安井云：頑，鈍廉隅，古義也。凡有廉隅者，取與不苟。故至漢時，引伸為無欲之稱。
 頑，與貪義通。豬飼彥博，論孟考文云：頑夫廉，後漢書王暢傳，引此語，作貪夫廉。丁鴻傳論，正同。貪與廉正反，當從彼為是。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使之民也。不可使之民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申井云：遲遲，正是途上之景。詩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遠，此之謂也。非謂去國之遲。

中井云：擊如字。只謂發其聲耳。振，整也。言鐘鼓雜奏，而擊磬以統攝之也。終，是成就之義。故樂一成，謂之一終。
 又云：智之事，聖之事，此智聖以孔子一人論之，非世論三子。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陝陋也。敦，厚也。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接，猶承也。淅，先歷反。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舉，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難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樂之一終，金鐘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之功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

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楚辭天問注云挾者持也此謂挾其所有而挾之也無言不挾也安井云張載云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是也又云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所賤矣則未是蓋言獻子自為其家則不肯與五人者友五人者若為有獻子之家則不敢與之友言此以美五人者能忘人之勢耳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也

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之善士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之善士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平公造〕晉墓其賢而往造其家也中井云舜尚見帝是數語蓋古書之文而孟子援作證也軌是云尚尊尚也言舜為堯所尚也佐藤云尚者上配也即尚公主之尚此說似長中井云館謂諸舍而見焉又云饗舜是堯自具酒食而詣舜也帝館時堯為賓舜為主堯為賓舜為主自是兩件故曰亦曰迭

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非其才之罪也。

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

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

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式灼反。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佐藤云：弗思，猶言不自知。
〔鑠〕陳北溪云：蒸，就貌上二說，敬就心上說。用本體用情也。本體性也。
何焯義門云：注，秉彝是民所秉，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

之常性也。按千萬人所同，千萬世不易，故曰常。

中井云：賴，依賴之謂也。言衣食饑足，則子弟本心存焉，足可「依賴」也。中略「賴正與暴作」反對。

佐藤云：日至，謂夏至、冬至，亦謂之日至。離婁篇云：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亦通。

樓、摩、田之器，耒屬也。既播種復用耨合土，以覆種也。

雨露之養，齊民要術，引養上有「所字」。

易牙於味，豬鬣云：於字疑衍，味謂易

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粢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難音牟，大麥也。覆音憂，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

牙所謂之味也。戰國策曰：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期，必也。必以易牙所調為美也。易牙，齊桓公臣。見戰國策。佐藤云：惟耳，惟目，兩惟字，做「難字」看。

佐藤云：理義之悅我心，即所謂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者。理義固在我心，而在外之理義，亦與我心契合，故悅之。以「其物我一體，外內無間也」。

圖若璣云：牛山，在今臨淄縣南一十里。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齊與嗜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帆足云：濯濯，山無草木之貌。取「浣濯」義。

佐藤云：夜氣是略語，謂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不足，猶「言不能」。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

俞樾云、操則存四句、蓋古歌謠語、亡鄉約語、惟心之謂與、孔子釋、此語也、佐藤亦有此說。

小數、末技也。

中井云、一心謂心之一面、言一而聞、弈秋之教、一而思、鴻鵠之繳。

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感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

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暴、步卜反、溫之也。我見王退則詭譎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

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

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

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音均、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富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欲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為也。設使人無兼得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

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兼得之良心、是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

〔講官〕宋哲宗元祐元年、為崇政殿說書、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章做其近義看、文天祥衣帶中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噉，呼同。噉，踏也。然加爾字，爲形容之辭矣。

鍾，六斛四斗。安井云：萬鍾，約當我五千七百五十餘石。焦循云：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得我即德，我也。亦通。

中井云：本心不須解。蓋欲義，此心也。惡不義，此心也。所以惻隱，有此心故也。所以是非，有此心故也。不當屬羞惡一

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

偏。

賴云：仁字解，莫明盡於此。後儒千言萬語，皆屬贅疣。佐藤云：難大放，果自放也。心則我放之。故不曰心放，而曰放心。中井云：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氣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正同。非謂求得放心之後，別有上達之事也。意謂是外無一事也。

梓，楸（欒）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而名之曰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能求放心，則不遠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中井云：於己取之而已矣。謂養之善否不可外求而已。此未可露大貴賤之意。注審其輕重，恐大早計。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又云：械與棘是二物。爾雅說文皆云：械，酸棗也。可證。棘，前棘之棘。魚雷云：狼疾，猶紛錯害而不知，則昏憤若亂者矣。佐藤云：狼疾，蓋當時俗語（中略）字義不可。臆度大意只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

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

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斷疾則不能。故以為天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

謂悍然不顧耳。駁回策，高誘注，適音題與音回。鈞，均通。

中井云：物交物，二物字並指外物也。耳目之蔽也，於一物猶未甚。既受蔽於一物，而物物又害至，則其蔽益甚。吾然為其所引去耳。

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

張苞山云，惑之甚，總承上文今之人一段看。見天爵不可棄意。註，因已惑，惑又甚，分兩層，非也。

趙孟，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禮記，月令篇，注，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中井云，與，猶，黨也。

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

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

賴云，亦終必亡而已矣。一句，因相類而覆出耳。○軌是亦云，因「上章」誤衍耳。

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

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其其所爲而亡之。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也。

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也。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告子下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清儒愚士奇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尚有曹君也。以已通，以長，太長也。

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

〔禮記說〕曲禮鄭玄注。

張卓卷云、衣服言行、禮稱、堯者、見無、往非、堯也、推而志、堯之志、學堯之學、皆是、張芑山云、末節因交欲、受業、特指出、切近路頭、歸求有、餘師、全要、躬行上著、力、仍是、鞭策去為、不是、拒絕他。

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四字本作「鴨」也。從省作「鴨」禮記說。四為驚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陳氏曰：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也。言雖治天下，尚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

焦語云、強、猶、果、有、知慮、猶、遠、多、聞識、猶、多、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難、也、篇、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

趙岐云、慎、善言、之、士、止、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訑、音、移、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費、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

中井云：徵於色，我色也。發於聲，我聲也。言困苦之心，鬱結於內，以至於徵發於外，而後豁然有通也。張拭《南軒云》：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憤懣，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言豁然默識其理之所在也。

中井云：拂知，字拂士，是拂戾主意，不肯順通之臣。法家，亦嚴持法度，不肯順通之臣。是與敵國外患對。

佐藤云：不脞之教誨，當時蓋有此教法。孟子每用之，故

市。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學之，膠鬲遭亂，鬻魚鹽，文王學之，管仲囚於士官，故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學之，爲令尹百里奚，虞人也，去之秦，穆公舉之。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能，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曾，與增同。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恆，常也。猶言大率也。衡，與橫同。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口，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拂士，與窮同。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氏曰：言困窮拂戾，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脞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厚薄也。不以其人爲深，而拒絕之，所謂不脞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係之子耳。

陳蘭甫云：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生，猶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

安井云：之，指天也。

盧未人云：此章指言在「我」外之辨，示一人當審所求也。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至於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萬物，趙岐云：物，事也。
強恕云：六段玉裁云：孔子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篇，是則為仁不外於恕也。

機變之巧，指蘇秦張儀之徒。
佐藤云：不恥與無恥不同。注後說，是陳機亦有此說。

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自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囂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窮而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趙岐云：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望也。
〔不失己〕，已知云身，不失，謂全也，以操守言。
伊藤云：此章勸學者有所奮發興起，以自立也。
佚，通逸，安逸不勞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沛作，需通。

閻若璩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仲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

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動，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

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

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

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

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道其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

鹽鐵論，授時篇云：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蓋本於此。

蔡虛齋云：上章王天下，只是說樂得天位而已。故不得與於三樂也。是章以爲樂者，樂其道之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也。佐藤云：不言而喻，猶言不令而行。借喻人之語，以自

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民之所急。

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

之有本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是而通於彼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

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聞者，請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使以利言也。

東山，魯國最高山。太山，即泰山。天下最高山。輔瀾云：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入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爲衆也。趙岐云：容光，小節（隙）也。安井云：水大者，瀾亦從而大。明至者，微隙必照。觀水於瀾，察日月於容光。皆就其作用上，而知其本之大且明也。君子觀道之大，小邪正，亦如此也。孳孳，同孜孜。古字通用。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子，名朱，取者，僅足

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爲之，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

已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賊，害也。爲我害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

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爲也。悉天下之奉一息，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中井云：摩，磨通磨。頂以至踵，一身消滅無餘也。苟可以利天下，雖消滅一身之事，亦爲之。其謂利物不愛身也。是拔一毛之反對矣。舊摩突解，難通。

論語，子罕篇，子曰：譬如爲山，未成

一贊。止吉止也。云云。義與此同。

安井云：君子蓋暗指孟子。
〔陳相彭更〕孟子答意，明君子之有益於人國，而不須躬耕也。故曰：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佐藤云：士是學者之通稱。非卿大夫士之士。中井云：士猶言士人也。

井也。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

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非仁非義，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

安井云：上文敘事，此始涉議論。故著孟子曰。孟子文例每如此也。

〔前篇〕滕文公下
趙岐云：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詩〕小雅鹿鳴篇

安井云：時雨之化，物大者大成，小者小成，不見其所用力，而物各遂其性也。
趙岐云：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安井云：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治之法也。治之即教之也。

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交，接也。豕，養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下，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

也。離婁下篇。子私淑諸人。自受教者。言之。故不言艾。

宜猶殆也。

綱罟。匠之法。數率。射之法。

率。與律通。度也。帆。足云。中道。謂道之中央。言正在其道之中。而立無偏倚也。

張苞山云。已所不可已。便是意。薄。所可厚。便是忍。進銳。退速。便是謙。皆不合道。

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

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也勉。

趙岐云。物。事也。堯舜不偏知。百工之事。不偏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自往親加恩惠。吳辟璣云。此釋孔子博施濟衆。為舜猶病論語。雍也篇之義。

〔莊周云云〕莊子。天道篇。輪扁曰。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也。伊慶云。德以仁成。仁以誠至。周子德者。即謂仁者。

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盡心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

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也。

漢書王貢傳序引孟子云開伯夷之風者食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蓋取其意而不泥定其文也古人引書之例概如此

佐藤云性也有命焉人有心即具不得不然之理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也耳耳目鼻亦具不得不然之理形色天性也是也雖若不同而其為理則一中略章內二性字前指在形之理後指在心之理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者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合

〔寶得其寶〕謂貴重其所當貴重者也

佐藤云義之須於平生養氣工夫得力非方說時可通得公孫丑篇引曾子言云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吾何懼乎哉亦是此意

佐藤云多欲則馳於外而晦寡欲則守於內而明張氏南軒云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音眇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榑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論語、公治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佐藤云、不得中道四句、原是孔子語、孟子歸化爲己語、故孔子下不著曰字、中道之道、論語(子路篇)作行、道古字作節、所以說。

〔莊子〕 太宗師篇
〔前篇〕 離婁上篇
〔論語〕 先進篇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論語、陽貨篇、子曰、鄉愿之賊也。
〔荀子〕 出榮辱篇、富國篇、正論篇

中井云、闔掩也、取義於掩門耳、中略、鄉原亦非、全無知惡者、其於流俗汗世、豈甘心無所是非哉、但其主意在希世、故掩閉吾之知識、不少露出焉、與人無異、同、無可否、一味謹願、以投于世人之好、故曰闔然媚於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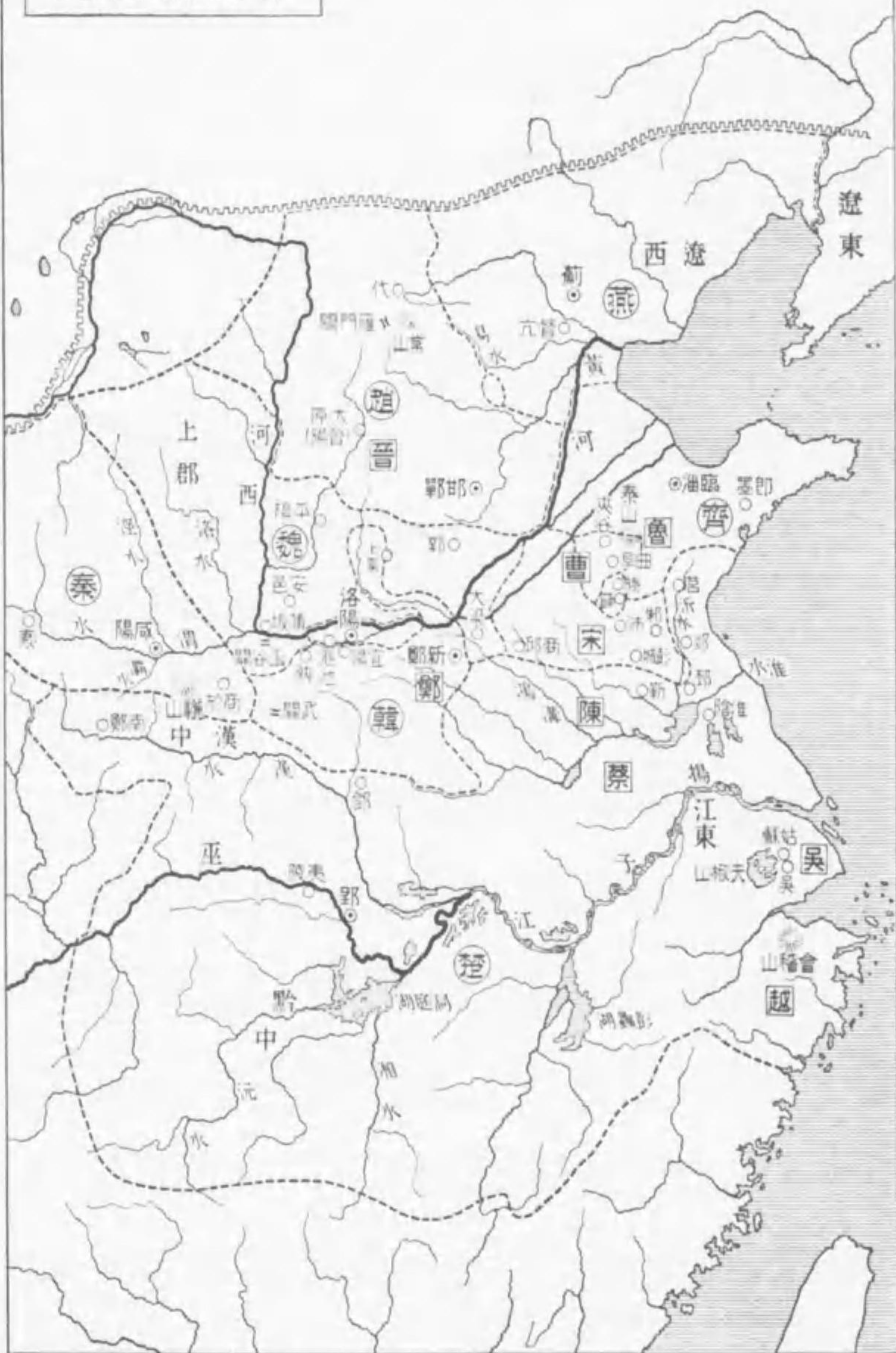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原、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踴、其禹反、踴、踴、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謹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

論語陽貨篇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佐藤云：假與利口，訛是口才。姦諂巧佞，顛倒黑白，謂之佞。快便儉利，使人輕信，謂之利口。中井云：斯無邪惡矣。邪惡消滅，無復惑眾者也。

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待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
 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音有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獷，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反，復也。經，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惡，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護，雖有邪惡，不足以感之矣。

孟子精選終

春秋戰國圖



351

451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二番〕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電話 神田 (25) 二二二 一四四 九八七 番番番



昭和八年十一月五日 印刷
昭和八年十一月十日 發行

論孟精選

定價金八拾五錢

編者 簡野道明

發行者 三樹退三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丁目十一番地

終

